

斟
補
隅
錄

一



新
世
界
觀

——



斟
補
隅
錄
一

蔣光煦輯校

中華書局

斟
補
隅
錄
二

蔣光煦
輯校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斟補隅錄 二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斟補隅錄

此據涉聞梓舊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斟補隅錄目錄

尚書全解

爾雅

續通鑑

東漢會要

吳越春秋

錢塘遺事

宣和高麗圖經

管子

荀子

意林

西陽雜俎

唐摭言

斟補隅錄

目錄

科補隅錄 目錄

蘆浦筆記

陳后山集

斟補隅錄

尙書全解卷二十四

宋 林之奇撰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則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伐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奄卽淮夷也。上篇逸書之序。皆言踐奄。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所滅者奄也。而下篇周官之序。遂言滅淮夷。以是知奄卽淮夷之一種。繼而言之。則謂之淮夷。別其國名。則曰奄。考之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

氏留氏舒之有舒蓼舒鳩。正如淮夷之有奄也。當成王初卽位。周公之攝政。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與兵。以共爲唇齒。而間王室矣。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而多士有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卽奄也。今成王旣卽政。而奄又叛焉。蓋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於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紂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而成王之卽政。天下已太平矣。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當周公之攝政。則奄之叛也。周公征之。及成王之卽政。則奄之叛也。成王征之。成王之征之也。以其特遠不賓。故屢叛命。旣討平之。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蒲姑齊地也。使之密邇中國。以教化之故也。旣自奄而歸。在於宗周之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稱王命。以誥庶邦之諸侯。故作此篇。蓋當周公之攝也。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三叔有流言之惡。遂與之相挺以爲亂。周公雖討平之。而以殷之頑民。遷於成周。然當淮夷之再叛。殷人不能無覬覦之心。故作此篇以告之。言桀紂之所以亡。商周之所以興。明天命之不可不畏。汝當遷善遠罪。毋懷反側。以自速罪戾也。蓋此篇與多士之意同。然多士之所誥者。殷之頑民。而此篇之所誥者。併於多方諸侯。唐孔氏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位。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此說是也。五月丁亥。先儒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按多士之發首。

日惟三月。先儒以爲致政明年之三月。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洛邑之營。以攝政七年之三月。而歸政在其十二月。則以明年三月。遷殷頑民於成周。其年月有所考。按此篇有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我監者。卽所謂監我士師工也。周公歸政以後。監我士師工。既臣於我。監五祀。則非明年之五月矣。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考也。先儒又言淮夷奄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則是以魯之征淮夷。與成王踐奄同時。此非也。蓋先儒旣以周公歸政而命公之後。封伯禽於魯。故以魯征淮夷。爲在歸政之明年。按伯禽之封於魯久矣。非在周公歸政之日也。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及淮夷徐戎亦並興。伯禽率師伐之。於費。作費誓。由此觀之。則魯之征淮夷。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先儒之言。非也。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卽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也。宗周鎬京也。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指鎬京而言。周公曰。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也。漢孔氏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唐孔氏曰。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爲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自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此說皆是。猷者發語之辭。先儒曰。順大道告四方。若字在曰之上。猷字在曰之下。而以若爲順。以猷爲道。言順大道其說鑿矣。此蓋將以告四國多方之諸侯。故發語而有此言也。殷侯尹民。言殷之諸侯正民者。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旣言告爾四國多方。而又特言殷侯尹民。唐孔氏所謂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是也。我惟

大降爾命。所謂成王既黜殷命也。蓋紂雖滅。而武庚尙封於商之故都。則殷命未降。及武庚以叛見殺。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爲大降爾命也。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蓋以武庚忘我周之大德。而違其不軌之謀。故不得已而誅之。此乃爾之所親覩。爾無不知之也。意謂武庚之亡。乃天之命。爾當備知之矣。於是以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委曲以訓之。以見夫廢興存亡皆有天命。而天之所以予奪者。又皆係其君之如何耳。不可以僥倖求也。此惟圖天之命謂桀也。言桀大惟謀天之命。欲天之永顧於我。夏家桀雖有圖天之志。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嘗考之詩。如曰。卬盛于豆。云云。以迄于今。蓋先王之於祭禮。內盡其誠。外盡其物。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在左右。故天錫之以福。而萬世不絕。三百篇之中。其歌咏福壽之綿長。未有不自然於祭祀。桀欲圖天之命。而不敬念祭祀之事。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桀雖不能敬念祀事。而天猶降格而向之。譴告警戒。欲扶持而安全之。桀則不知天戒之可畏。大爲逸豫。不肯爲憂民之言。夫有憂民之言。未必有憂民之心。桀尙不肯爲憂民之言。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乃大爲淫昏之行。於天之道。不能勸勉於終日之間。欲其終日且不可得。況於其月乎。況於終身乎。迪道也。天之道者。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此皆爾之所聞。蓋武庚之事。則爾殷侯見而知之。故曰。爾罔不知桀之事。則爾殷侯聞而知之。故曰。乃爾攸聞也。麗。先儒作平聲。讀施也。謂所施政教。不若只作如字讀。薛氏曰。麗與離麗也。之麗同。陳少南曰。麗附也。皆是也。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民之所謂。天未有不眷之也。民之所去。天未有不釋之也。桀不明於民之所以附。則其德無以得民心。其何以得天之心乎。乃欲圖帝之命。其可哉。蓋有得天之道。雖無求於天。而福壽自至。無得天之道。則雖汲汲以圖之。天豈可以圖而得哉。而說者亦以圖天之命。圖帝之命。曰天曰帝。從而分之。分別亦繫也。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故乃大降刑罰。以斬艾其民。是崇亂於有夏也。崇亂者。猶言長惡也。甲始也。言桀之亂自內而始也。夫言天下之治者。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及其亂也亦然。蓋亦自身而及家。自家而及國。自國而及天下。故其始在內也。旅衆也。舒情也。盤庚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民雖卑弱。不可以不善承之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要之所以訓其子孫。惟以民之所係者重。不可不敬也。桀不能善承於衆。則其不遵祖訓甚矣。桀之不能善承於衆。則罔大進於恭德。而惟大惰於臨民。則其恭德何以大進。恭德不大進。則安能善承於衆乎。惟是有夏之民。饗養者。忿憤者。加欽崇而尊用之。與之剗割夏邑。剗割者。言其戕賊之政。如剗割然也。饗養者。則必厚賦重斂。以傷民之財。忿憤者。則必嚴刑峻法。以殘民之命。此其所以爲剗割夏邑也。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非獨一人也。其左右前後。無非小人。故其虐政浸淫於天下。則斯民不自聊生。必將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故天於是鑒萬方而求爲民主者也。天之愛民甚矣。必不使一人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以從其淫。其時惟湯之一德。可以享天心。

故天降明美之命於湯。使王天下。而刑絕有夏。使不得保其社稷也。惟天不畀純。言天之不與桀者大矣。純與天維純佑命事雖異。而意則同。天之所以不畀桀者。蓋桀不能以四方之義民。長久以多享國祚也。夫義民者用之則安富尊榮。以享縣長之壽。桀雖有義民而不能用。故亦不克享國。惟夏所恭敬之多士。大不能明保享於民之道。蓋夏之多士。貪饕忿憤。豈能明此哉。保享於民。謂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也。義民則明於保享之道。饕憤是用。則宜其不永矣。此多士者。惟相與爲虐。以毒斯民。凡百所爲。大不能明。故成湯以是時而興。乃以天於多方簡求。可以代夏者。惟湯上當天意。故代夏而作民主。湯之所以能作民主者。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以推之於民。故民莫不宵勸。既有以使民之附矣。雖其民之陷於刑者。亦不以爲怨。皆用勸也。自成湯以後。至于帝乙。無不明德而謹罰。而民亦皆用勸。夫明德者。固所以使民勸。至於刑罰。豈亦使之勸哉。蓋先王之於刑罰。謹而行之。出於不得已。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以遷於善。故其刑罰之行。察其要辭。以其罪而殄戮之。以其無辜而開赦之。無有不勸者矣。今至於爾君紂。則不能率乃祖之所行。故不能以爾多方而享天之命。蓋德之不修。則雖有多方。而不克享德之修。則雖七十里。而可以王也。維紂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自取之也。爾多方其可以有他志哉。無逸論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其言商之賢君。惟三宗而已。則其餘無非辟王也。多士則曰。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則是由紂以前。無非賢王也。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者。皆可稱也。讀書者。苟不以意逆志。則是周公之言。自相違背。不足以爲萬世之訓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攷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篇陳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商周之所以得天下。以誥多方之諸侯。意謂天之所奪。非人力之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之所能移。而所以或予或奪者。又係其德不德何如耳。汝多方諸侯。當謹於奉上。以

順天命。不可以有他志也。前旣言桀之失德。而天命湯以伐夏。作民主。卽繼之以紂之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而紂之所以墜厥命。周之所以受厥命。詳言其所以然之故。使多方諸侯。知天之棄商而不可復興。則自此以下是也。言天之喪夏。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桀自取之耳。其喪殷也。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亦紂自取之耳。蓋謙遜敬懼。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禍。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篡數百年之基緒。而乃喪國亡身。覆宗絕祀者。其於禍敗。蓋自己求之。天但應之而已。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乃以爾之君。以此多方之衆。而欲謀天之命。使其永眷顧於我殷家。繇繇延延。歷千萬年而不絕。而乃有淫佚之行。此豈可以謀天命哉。夫旣奄有多方之衆。則是天命未改。使其能懷戒謹之心。以修厥德。則雖不切切然以謀天命。蓋未艾也。旣大爲淫佚矣。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多方豈可以常有。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大爲淫佚。固不可以圖天之命。而乃屑屑有辭。此又尤天之所怒也。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爲之辭說。以自解釋也。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夫淫者固非所以得天。而屑有辭者。又益禍而促亡也。史記言紂資辯捷疾。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而武王數其罪。亦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奔告於紂。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其屑有辭。紂蓋優爲之也。雖則有辭。自欺可也。天其可欺乎。桀之矯誣上天。紂之屑有辭。自古亂亡之君。

若出一轍也。不集於享。卽上文不克永于多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言其享國之效。於此不遂矣。有夏之圖其政。而乃不集于享。則其政暴虐。不足以得心故也。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然天之喪亡也。必假手於人。故湯自有邦諸侯。閒而取之也。夫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桀有天下。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則湯自一邦而閒之何者。天子諸侯無常位也。然湯亦豈有意於閒夏哉。蓋天之命爾。前旣言紂之失德。此復言之者。將極陳紂之喪亡。以明周之當有天下。故略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商之後王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慎罰。以克保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乃惟沈湎。惟淫佚。是務。以逸於逸焉。逸厥逸者。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其圖厥政也。則惟穢德之彰聞。而其不潔也。久矣。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紂之圖厥政而不潔。是亦桀之圖厥政。而不集於享。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獨潔也。烝久也。毛氏傳曰。烝。寘也。而鄭箋爲久古者聲。寘。填塵同。正義曰。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爲久。而釋詰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則其不獨也久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夫聖之與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聖乃可以作狂。狂乃可以作聖者。特在念不念之間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以是知念不念之間。聖狂之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則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